

李太白全集

卷二



線
844.15
446
V.2

舊籍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書號：

總 844.12
446

書名：

V.2

李太白全集



第二冊第 函

登錄：

004482

函數

冊數十四

典藏

購

李太白文集卷之二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濟 魯川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一作建一作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本輝映千春希
聖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顏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

區韻會榛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是七雄墟隕分
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陶潛詩
源流逮狂秦昭明太子文選序楚放人屈原含忠履潔
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
既容發人鬱之懷靡愬而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
之容發于時曹氏父子無及及中七子作焉詩也建安
年記推而大之至于無及及中七子作焉詩也建安
麗極矣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變下遠梁陳隋氏靡
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朝下治傅玄詩我
皇敎羣才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陸王彪之
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青烟煥爾雅秋爲旻天李巡註
躍鱗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爾雅秋爲旻天李巡註
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明梁簡文帝採蓮曲千春誰
與樂夏侯湛閱子騫贊聖旻擬天賢亦希聖杜預左
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春所以爲終也興之教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句所感而
固所以爲終也興之教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句所感而
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于國興也春秋之不作則
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離于國興也春秋之不作則
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迄于秦中
飛詞家之前無窮而世降愈下其類波疏導其下流使
遂閱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其類波疏導其下流使

夸尚綺靡摘章總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萎爾
至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
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翻翻如行雲流水出乎自
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
白自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
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
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
不足珍以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
第二句意其說極爲明了學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
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
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非我而來豔薄斯
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
自來其素志歟○榛音近
神垵音銀綺音起旻音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逐淪沒
蟬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
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

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
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

稍昂稍侵
詩微如
月生蟲
食草木
葉始也
沈約詩
含吐瑤
臺月陳
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流魄望日之月謂之生魄
魄者言正義蟬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
也毛詩正義蟬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
純者虹名出日旁琦后按陰蝮亦日之氣但日旁色白而
巴者虹名出日旁琦后按陰蝮亦日之氣但日旁色白而
均遠見西方名曰在實則判然二物也
呼爲婦嫁不無混稱晉書紫微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東蕃八在北斗無一曰紫微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漢
滅也
書孝武陳皇后長女嫫母也
長主有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武立爲皇太后
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愈
怒后又挾婦入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愈
及子楚服三等坐爲皇使有司賜策曰大逆無道相連
于巫祝不可所以承天命其上墜綬罷退居長門宮楚
辭桂蠹不如此所以承天命其上墜綬罷退居長門宮楚
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
絕交論尹班其顛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劉峻廣
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先念元之裔立爲皇后臨久無
聘爲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念元之裔立爲皇后臨久無

子而肯一語短妃者帝密欲廢后不平顯語姜然較漏言即死恩終
無肯而一語短妃者帝密欲廢后不平顯語姜然較漏言即死恩終
兄天守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開元
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乃制詔有司廟后儀天命
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諶作翠羽帳賦
帝未幾卒以一人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
也蕭士贊曰王后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
各以蕭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
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
王后之廢王諶亦作翠羽帳賦先後一致太白引此
為證最切當桂蠹不實是光廢后魄沒見后已廢
曰蟾蜍為月比武妃既得幸而豐惑帝心至入紫微而日反
為所蔽也武妃既得幸而豐惑帝心至入紫微而日反
日所俱為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居長門然陳后以昏
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昏
嫉妒幾絕皇儲實有可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恩瑛
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恩瑛
是而今非也且帝不能成實子罪其花而不能有子然不觀
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子罪其花而不能有子然不觀
遽以天霜之威加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宮闈我
因念及此事焉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宮闈我
爽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金可謂既己卯廢皇太后書
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太后書

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
蝕爲喻是難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

蕭本作飛

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啓

一作雄圖發英斷

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尙採不死藥茫然使心

一作人

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鬻鬣

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賈誼馮諼秦論及至尊而制六合西

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興虎視喻
盛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

天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

入于秦也左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
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

置宮庭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滑通謂之函谷關

也遂岸天高空谷幽深瀾道之蛟車不容軌號曰天
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
谷爲守禦之要樞啓閉甚嚴六國已滅天下統一統
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
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乃徙黔首三萬戶二
年南登琅邪望于樂之留三月刻頌秦德又云二十
平臺下復伏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意太
平御覽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作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里下周厚八寸五里級而上壘石爲臺丈形爲磚長
廣四尺厚八寸五里級而上壘石爲臺丈形爲磚長
餘步者七十餘萬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宮
徒刑者七十餘萬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宮
之藥又云云二八十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不死
神女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童
入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謫乃詐曰
蓬萊藥可入然常爲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
射者與俱見則以水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
狀問占夢博士曰以水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
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魚可致乃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乃
琅邪北至榮成山弟見巨鱗插雲鬣刺天顛骨成
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巨鱗插雲鬣刺天顛骨成

岳流膏爲淵史記葬始皇鄒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鄒
山及并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滿之正義曰顏師
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轉非于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而鹵已鹹而
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作手望
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尙恐丹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太平御覽春秋後語云宋玉曰鳳凰上擊

九千里郭翔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

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
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卿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殿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祗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

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贇曰道家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芽徐禎曰落色曰青也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曰落色曰青也河北流匯為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沈約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嶼崙王之圖閩風之苑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峴崙王之圖閩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齊賢曰羽駕九重鸞駕萬丈非鸞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九重鸞駕萬丈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列子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所服樂帝之所居楚詞見韓衆而宿之兮閔天微鈞天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言也抱朴子冬恆不服寒○鉛音延鸞音標液音亦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

一作千春

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

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

一作自

西忽

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水經註太白

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山于諸山最爲

秀傑披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魏與世相絕謝靈

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

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

善註啓齒笑也吳越春秋雲朝晏罷切齒銘骨抱朴

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雲霄下能潛形于川海蒼

然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

念之五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虱生虎鷄心魂逐旌旗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代馬所產之馬曹植

協詩士風安所習由來有故然徐禎之曰代北越南

志雁門山在代州北雁門塞倚山立關謂之雁門關

雁門西之關凡四有餘都備邊于此匈奴不敢近塞

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龍庭章懷太子固燕然山

銘一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固燕然山

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梁書烏塞同文胡

天共軌淮南子甲冑生纓虱燕雀處惟懼而兵不休

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冠五官纓無鞋以青系為

加雙鷩尾冠左冠右冠皆冠武冠皆冠武冠皆冠武冠

郎將羽林劍右佩刀皆武冠皆武冠皆武冠皆武冠

歲獻織成虎文衣秦施安焉太自所謂對一死乃止故

趙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太自所謂對一死乃止故

周禮通帛為旃羽衣為旌鄭康成註通帛謂大赤從也

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通帛謂大赤從也

千首也史記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

將軍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

軍大將軍擊匈奴長史問失道後大將軍折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欲大書報失道後大將軍折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欲大書報失道後大將軍折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

李太白全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
軍勇截作飛將然古入自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
能保北鹵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
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
將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紺
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舉首蕭本作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一作五鶴西北來飛凌太清仙人緣雲上自

去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

凌凌經歷也楚辭九嘆譬若王儵之乘雲兮載赤霄而

記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生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曰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風謂之伊鬱紫鸞笙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

其八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咸陽二月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馳意氣人所仰一作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

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

歎但爲此輩嗤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

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

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董君所發一曰董君主

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曰董君主

斤錢滿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

白主獻長門園此上無慘怛之憂偃入則言之主計出于足

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入則言之主計出于足

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

萬從主欽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入坐

未定上曰願調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

謝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

李太白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再拜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
 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驩樂主乃請期將
 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
 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
 涪侯賤吾家子雲老不曉事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
 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
 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上方草莽既以自守泊如也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命自守泊如也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及子歆不請時雄校之莽
 誅豐父于投菜四齋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之莽
 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
 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作符命古詩但為後世嗤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
 橫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綠犢必有所指○嗤音鴟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那一作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

陵侯富貴故本一作固如此營營何所求莊子昔者

蝴蝶相相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
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神仙傳
姑云接待以蝴蝶來見東海三桑田向蓬萊水又
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王遠嘆曰
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
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
青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
矣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侗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

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王使客將四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

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

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曰先生助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惡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耳
 先生惡之能使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秦稱帝
 使梁諸侯稱之大臣奪其地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
 變易諸侯之所愛又將使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
 惜而與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梁乎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龍乎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秦將聞之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子無復言帝
 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于平原君置酒封
 魯連魯連辭讓使者秦軍遂引而去于平原君置酒封
 醜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辭讓使者秦軍遂引而
 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
 者身不復見廣韻而連不屬也史記明平原君出而
 終身不復見廣韻而連不屬也史記明平原君出而
 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類高誘註于百世謝珠
 有似月光故曰明月之珠不能類高誘註于百世謝珠
 眺楚江賦願希光于秋月承末照于遺管揚齊賢曰
 澹蕩猶放蕩也宋書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季謝
 靈運詩誰謂古音惕異
 代可同調○偶古音惕異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顏色豈

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秀一作誰能學天飛三年

詩曰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東海也謝瞻詩逝川豈

住復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春容謂少年之容秋髮謂

衰暮時之髮郭璞詩雖欲騰丹谿雲結非我駕呂延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

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劉孝綽詩競矯桃李顏將猶與也後漢書嚴光字子

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同遊學及光武即

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

車玄纒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

官朝夕進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李太白全集卷二

九中華書局聚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士固有志不應
 良久張目熟視曰唐亮著德舉父洗耳于共偃臥笑
 至相迫乎帝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笑
 息而夫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笑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
 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漢書鄼生長揖
 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而上而極下漢書鄼生長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
 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載詩昔為萬乘君一
 統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約一名嚴陵山清麗
 奇絕號錦峯纈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
 有東西二釣臺張華詩穆如灑清風
 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一作玄化

羣生寂寞綴道論一作真道空簾閉幽情一作清騶虞不虛

一作復來驚驚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

去已久誰人能一作測沉冥兩相棄李善註身棄世而

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

依著龜爲言利害與各人子言道之于孝與人弟言依于
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得老錢足自養則閉肆下萬餘
邁半矣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素太易者未見
言列子有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極是爲五運之象未分謂之太
有太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極是爲五運之象未分謂之太
易謂之氣始太素謂之形始太極謂之象始太素謂之質
質謂之氣始太素謂之形始太極謂之象始太素謂之質
以黃子謝然無物故名之爲道論毛萇詩傳騶虞義獸
于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道論毛萇詩傳騶虞義獸
也與也驚文鳴于岐山韋昭解鸞鳳之別名也
蕭士養曰二句喻聖賢不虛人居海濱者年八月志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八月志
有浮槎而去來不日期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
糧乘槎而去來不日期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
忽亦不覺晝夜織十餘月一丈夫牽牛渚次斂之牽牛
嚴遙望宮中多織十餘月一丈夫牽牛渚次斂之牽牛
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嚴君平則知之意弁問此岸因
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意弁問此岸因
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
宿計其年正月是此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
天漢孟康注蜀郡嚴不君平沉玄默無欲也揚子
改其操孟康注蜀郡嚴不君平沉玄默無欲也揚子

蜀莊沉冥李軌註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吳秘
註晦跡不仕故曰沉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
測沉冥○驚音岳驚音泥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

一作

竟終古木

作歲

落秋草黃登

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

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

師事擊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

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

知關山苦

一本此下多爭鋒徒死節乘鉞皆庸

李牧

一作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胡關近胡地之類張正見雁門

衛霍辛苦地楚辭長無絕兮終古班固燕然山銘五

胡關絕大漠李周翰註大漠沙漠也說文堵垣也五

版爲一堵張載詩周牆無遺堵劉琨高也榛木叢生
橫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廣雅嗟峨高也榛木叢生
也莽草深茂也漢書驛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詩大雅王赫斯怒鄭箋

曰赫怒意說文聲騎鼓也騷擾也魏武善哉行惋嘆
淚如雨張載詩萌隸營農圃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
聞之六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張載詩季世喪
亂起盜賊如豺
虎○聲音皮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一作鄒衍復

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才方知黃鶴一作鶴舉千里獨徘徊史記燕昭王卽

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

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

取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

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
延天下之士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韓詩外傳田
鏡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鶴舉

矣哀公曰何謂也曰雖有五德君猶日澹而食之者
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
池食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蘇武詩黃鵠一
從來者遠也

別千里顧徘徊○隗
音危又上聲劇音極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
陽二三首俱題作感寓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

繆本電騰不

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

一人作聖

久蕭本作風

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

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

乃召掌者使出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

嘗有寡人願賣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

使作鐵劍可乎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

鐵劍三枚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
大悅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
曰悅問之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龍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
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

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瓠
知工布瓠從文起至脊而止
不絕太師御覽雷煥別傳曰
曆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
曰此爲寶劍欲效矣乃以煥
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爲
入三十餘尺得青白石函一枚
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
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
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
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
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
故墮水令入沒川鮑照見二
采徵發曜日映川鮑照見二
離先飛入匣中鳴烟雨交將
水雄飛入匣中鳴烟雨交將
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
蓋擬之也然鮑詩爲故人而
在一聯李詩感辭調雖近意
旨自別處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烟客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
不知繁華朱顏作子擾擾
何所迫崑山採瓊藥一作
可

以鍊精魄

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年十五家使

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曰吾有弟名初平因

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是

令牧羊曰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

之非耶初起聞之曰近隨道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

問初平羊何處曰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

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

兄自不見之謂初平曰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

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

可學否初平曰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

住就初平學共服有童子之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

行于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

族死略盡乃復去初平改字為魯班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沈約詩所起願

其十八

從之遊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古樹生崑崙何所迫司馬

相如大遊人賦機瓊華張揖註瓊樹生崑崙何所迫司馬

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

瓊藥穹谷鏡芳蘭呂延濟註瓊藥長生陸機詩上山採

淪駐精魄呂向註精魄也

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魄也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前水復

非一作

後水古今相續流新

今一作

人非舊人年

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

上陽

西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

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入門上

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

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

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讐何如鴟

夷子散髮棹

弄一作

扁舟

元和郡縣志

天津橋在河南

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鈎連之

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

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脚

爾雅曰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取名焉劉庭芝詩

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楊齋賢曰海色

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舊唐書

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正殿皆東西距穀水

東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殿皆東西距穀水

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

穀水育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

李太白集卷二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後置吳均詩落日有餘輝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
註皇州帝都也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古
雞鳴曲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漢書楊喜入馬俱
驚辟易數里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嵩
邱卽嵩山也又藝文類聚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
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
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山去太室七十里此
一山何舊賦旁眺亮曰有嵩邱山去太室七十里此
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邱別是一山矣家語列鼎而
食王融詩香風流楚管何妥詩清管調綠竹初學記
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飲古雞鳴曲駕于
七丘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于
北邱山下築園養白鷄鷄亦鷄鷄之類其色多紫李
禽委積其間爾雅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白詩所謂七十紫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雙于庭幽謂鷄鷄也漢書
道也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晉書石崇有
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嬖人侍側使羅敷以告崇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敷曰崇盡
擇使者曰崇勃然曰綠珠則麗矣然本不可得也使者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則麗矣然本不可得也使者
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使宴于樓上又反
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于樓上又反
士到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母兄妻泣曰當長
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母兄妻泣曰當長

皆被十年國富厚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
然十年國富厚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
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言若
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張華
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為冠
禎對言鴟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辟
舞之

其十九

西上

巖一作

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

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
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

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初學記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周官豫州其

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華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

羽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峯視諸峯

為更高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

織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楚辭青雲衣兮白
霓裳慎蒙名山記雲臺峯在太華山東北兩峯崢嶸
四面陡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靈臺
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

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開居殿上年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集殿廷其曰我中山衛叔本意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誰答曰前共語叔本意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知前共語叔本意也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于使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對不得見但見其子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于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童入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于其上白玉爲牀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郭璞詩駕鴻乘紫烟此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爲回紇以兵豺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所以胡兵爲回紇以兵豺狼盡冠纓爲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水經濟水又東北徑華澤注山鄧道元註單椒秀澤

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榮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其山直上如筍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卽相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

者然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孤秀如華拊之注于水

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

服辛時復為人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

下也漢陽子登還到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

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泣與親友別欲語再

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

紅顏分手繆本首各千里去去何時還蘇武詩努力愛

從此辭。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

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

得閑余步終留赤玉烏東上蓬萊一作路秦帝如我

求蒼蒼但煙霧陶潛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爾

傳風暴起之風論衡天地之間尤疾速者颯風也

紫金經煉丹之書也王逸九思我心兮煎熬聊是兮

期生者琅瑯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

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
 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烏一緡為報
 曰後十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
 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
 鄉亭海邊十數處云○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
 五韻作一首泣與親友別以四韻作一首而解之曰此
 幾時以下六韻作第一首蕭本合作一人以遠遊第二節
 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此
 謂別親友而嗚咽者為誰故我在世幾時不遇為名悟
 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為誰故我在世幾時不遇為名悟
 利煎熬耳于己分上事初何所益于且決意遠遊終
 當高舉但留遺跡于人間雖帝王求之且決意遠遊終
 更復為親友之戀我猶按兒女語意與上下全不相
 類當棄世遠遊何事猶作兒女語意與上下全不相
 于欲語再三咽耶章毅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
 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真蕭本未免誤合但
 首章語意似未完或分三篇者有二篇合為太白詩
 多為人語亂有完篇分三篇者有二篇合為太白詩
 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
 仍蕭本俟識者再為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悽然

新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
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鮑照詩
吞聲躑躅不敢言蕭士贇曰此感嘆之辭高才者知
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負才不
遇者能不爲之吞聲嘆息也與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長嘶鳴
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
嫋嫋桑結一作枯俗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水羈
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太平御覽辛氏

西關其坂紆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可容百餘家上有清川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隴首即隴頭也沈約
詩西征登隴首通鑑地理通釋秦州隴城縣有大隴
山亦曰隴首陸機詩胡馬如雲屯吳均詩覆轆青
驪馬廣韻蹠蹠行貌頊遠也江淹賦秋蛾兮載飛沈
約詩寧憶春蠶起廣雅嫋嫋髮也萋萋茂也枚乘柳
賦枝委迤邐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楊齊賢曰毛詩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

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雲飛太白日意亦同

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葉

如結柳條爭築猶未得歸曹植與吳質書日不我與

去也謂急節呂延濟註急節謂遷移速也揚齊賢曰謝

懸旌而無所終薄家語無揮涕王肅註揮涕不哭流

涕以手揮之○咽音壹殺音變蹀音疊緬音勉羈音

難愴音昌又音創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物苦不知足得一作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

多一作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謝惠連詩團團

秋風下庭綠庭綠謂庭中草木也張協詩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古詩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東列子

齊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而死乎使古無死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國乎

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且

之期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君

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公雪泣而視
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于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
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
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養笠而立乎哉之中
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
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諛諛之臣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
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鵠自罰罰二臣者各二鵠焉
後漢書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陸
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三萬六千日約計百
年歲月有此數也抱朴子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沈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綽天台山賦義和

亭午遊氣高褰劉良註亭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
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
阡南北為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隴曰案
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

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為造千真衣朱紫千餘人其稱

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三殿頭供奉委任

華重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殿勳四方所在至郡縣奔走獻

遺至萬計修功德反出其下于是一舍名國上且數千緡

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于是一舍名國上且數千緡

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

李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

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還所哀獲動外監節

又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十與力士略等

林甫于站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置酒永穆公馬都尉

王絲以彈其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馬都尉

現供具萬年尉章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侯傳賈昌

長安宣陽里人樂生七歲趨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

養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尾千數

之市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

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于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

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入雞羣如狎羣小

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
舉二難難畏而剛使令如人護難坊中謁者王承恩
言于玄宗召試殿廷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日
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
家開元十三年龍巖三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
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
年三月衣鬪之語曰生兒不用溫泉當時天下號爲
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溫泉當時天下號爲
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
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
道挽喪車顏氏家訓抑組光華車騎輝赫曹植七啓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霓廣雅怵惕懼
也高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
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見莊子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
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莊子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
從卒九千入橫行天下親不顧父兄室戶驅人牛
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兄室戶驅人牛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爲天下記正義按
陌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
○世陌音麥陌之盜職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世喪道交相喪也蕭士贊

曰世不知有道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

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與故曰交相

喪也王中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蹟漢書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運天運也己見前註神仙傳廣

而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

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上

爲皇失吾道者下焉士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

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入

其盡死而我獨存矣○澆音梟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烟

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爲蕭本作傳坐看飛霜滿凋此

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曹植詩朱華冒綠

也張協七命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古詩結根太山阿

楚詞龜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

詩移居
華池邊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
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

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陸厥中山雅子妾歌一笑傾城一顧傾市陸機詩佳

入撫琴瑟纖手清且閑江淹扇上綵畫賦玉琴兮散
聲素女兮弄清蕭士贇曰此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材
抱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
思得君子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
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毛萇詩傳飄風迴風也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久而不歸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爲沙今本
抱朴子云三軍之衆一戰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
與古書所引迥異徐禎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

者也為猿鶴為蟲沙言君子小人皆莫逃于陰陽變化之中也廣成子已見前註沈約詩朋來握石鬻寶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亦一作浮海吾祖之

流沙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漢書三季之後厥事

三代之末也東京賦七雄並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

燕趙齊楚秦也東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

外攘四夷死入如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

其政乖正義曰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

怨所以忿也史記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

紛拏相牽也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

楚辭拏亂兮紛拏淮南子芒繁亂澤巧為紛拏按說

如切拏蓋義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拏持也從手如聲女

入魚韻折而為二然考之經史傳註拏拏二字通用

並有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至人謂聖人玄象錯度日

天象莊子不難于真謂之至人後漢紀老子西遊喜

月不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

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避之果得老子胡
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
服巨勝實莫知其終蕭士贇曰唐以老子為祖太
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公羊傳疏咄嗟猶
嘆息卽里語曰咄嗟之間
也○咄當沒切敦入聲

其三十一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市一作人雞鳴趨

四關但識金馬門誰一作知蓬萊山白首死羅綺笑

歌無休一作閑淥一作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一作

樹冥目焉能攀阮籍詩季葉道陵遲季葉世也李

關東成臯南伊關北孟津西函史記索隱關中咸

陽也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三

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

于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
班門曰金馬門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
圍五千里上有九老丈人真王宮蓋太上真人

李太白集卷二

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陶潛詩清歌散新聲綠酒
開芳顏廣雅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曜青娥莊子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珠爲接其髮
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珠爲接其髮
青其顛儒以金椎破其頭徐別類無傷口中珠山
壓其顛儒以金椎破其頭徐別類無傷口中珠山
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一曰
其爲樹如蕤也蕭士贇曰此爲樹如柏葉皆爲珠一曰
謂古道日喪季世之謂儒者又復返朴經歎于世借儒術以
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復返朴經歎于世借儒術以
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樹
子語者也彼豈知大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
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入冥然無見安能攀
而至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琦按三珠樹乃仙境所
生冥目焉能攀謂至死而不得
採以照上文焉知蓬萊山之得意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

璧遺鎬池君繆本公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

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搜神記秦始皇三十

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
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觀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鄭

容曰君之所于陽之車上人曰過華山使一願梓有一牘書致
欵梓當取書者即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欵梓果
有使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欵梓果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持璧遮使者曰
焉者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舒祖龍死史記秦始皇三十欵梓果
忽不見置其壁去使奉璧俱以聞始皇默然良久
曰使御府視鎬池乃二十八年行武王伐商故神云張晏
曰武王居鎬池君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
皇荒淫若鎬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西南有鎬
鎬池之神先自告始皇之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亡水也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
皇也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
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從口入
源便得一山山有行人小口鬢髯若光便捨舟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里豁然開明土地曠空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焉遂與外人隔問今是何
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問今是何
世乃不知有漢魏晉此出酒食俱言所聞皆為
莫能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俱言所聞皆為

中入語曰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
隨之往尋向所
誌不復得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

惻惻不忍言哀歌達

蕭本作速明發

禮記孟秋之月其神

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註金神也入面虎爪白毛

執鉞北堂書鈔漢書云立春分月行東方青道曰

東陸立夏夏至月陸立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分月

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

陸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弛弦也阮籍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謝朓詩良

辰竟在何處徐禎期呂辰延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

天運也淪忽暮也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詩小雅明

其三十三

旦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

傳曰明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憑陵

繆本作凌

隨海運燁

繆本作烜

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

萬方未已

北溟巨魚用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賦註陸德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運

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徙也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

一作征楚

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

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

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

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

苗平

史記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裴駢註魏武奏事曰

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顏師古漢書註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

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又淮南王傳持羽檄從南方來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而也後漢書舊制發兵皆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鏡註已潘岳馬研督誅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鏡註專擅也擅一城也謂守宰之情玄簡文帝詩輕兵救邊急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一時喧呼驚擾鳥亦不得安其巢至于夜鳴也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不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何曰司空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弛正川谷道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弛正川谷道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徒通典周大夫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馬御史大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為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一公註能安無為道之搖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一公註能安無為道之搖也

暑月舊水不出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太平寰宇記十道
記云瀘津關關上立石峯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
有瀘津關關上立石峯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
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
上伏不毛之害故舊唐書南蠻質子閣羅鳳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之地舊唐書南蠻質子閣羅鳳五月渡瀘
欲討之楊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
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
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仍令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領
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領
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交率師七萬再
討南蠻交節度水爲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
交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
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于士風不便
沮洳之所陷瘴疫之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無
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而死地隻輪不返人銜冤毒無
敢言者新唐書楊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
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
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願志凡
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章偃以御
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
置室中衣絮衣絨而送屯亡者以送餉吏代之人思
亂尋遣劍南留後李交率兵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
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饒卒
二十萬騎履無遺天下窵南詔蠻大敗于瀘南制大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于瀘南制大

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
戰士卒死者十之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
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
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
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
三夜所盡而繼以血潘岳寡婦賦痛切但以摧心左
傳困獸猶鬪謝朓詩奔鱗自此曝呂向註奔鱗大魚
吞食小物喻不義也鮑照詩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
殤藝文類聚帝厚而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誅征
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
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蕭士贊曰此詩
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卽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
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
舉問之于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也乃所調之兵不
堪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
隳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矣末則深嘆當國之
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一曲

一作東西

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

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

一作榮

身大雅思文王頌

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一作承風一揮

成斧斤○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餘子之陸德明註蹇頽曰曠又

莊子見之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歸耳揚子或問吾子

國能又失其故童子雖蠱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雖蠱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韓非子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能以試觀客爲棘刺之

燕王曰臣養術者不能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

兩霽曰客曰視之主晏陰之間而棘刺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燕王曰臣養術者不能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

于削今棘刺之端不能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

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

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多棘刺之舍取之因

逃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之曰士多棘刺之舍取之因

詩國風衣裳楚楚謂其從者曰郢人垂漫其鼻端若蠅

翼使匠石斲之匠石曰臣嘗試而鼻

不傷匠石斲之匠石曰臣嘗試而鼻

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嘗試而鼻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質死久

士贊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遇藉此以取科

第干祿位而已何益于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

李太白全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
雅頌之人識之使鄧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頌音貧或寫職或寫
頌音義俱同耶音寒

其三十一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

東海汎蕭本沉碧水一作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

以躡清芬韓非子楚人使玉人相之玉曰石也王

以和爲詐而刑其左足及厲王相之武王曰石也王

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以和爲詐而刑其右足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璞而哭于楚山之右三日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

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寶玉而題之矣子奚哭之悲

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矣子奚哭之悲
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乃得
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莊子直木先伐甘井
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莊子致剖蘭舍香而
先竭太平御覽金樓子曰蚌懷珠而致剖蘭舍香而
遣焚高士傳老子生于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
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

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
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
芬李善註清美芬芳之德沉冥
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

此一本少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

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論衡鄒衍無罪見

仰天而嘆天爲隕霜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震下擊景

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高誘註庶賤之女齊之

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毋財令

母嫁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寃結

叫天天爲行雷霆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景公之支

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江淹上建平王書賤臣叩心

飛霜擊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堂江淹詩列

坐金殿側孔融詩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崔駰達

旨攀台階闕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心皇極結精

紫闥劉良註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孤芳芳草之孤

生者蕭士贊曰此詩其遣高力士語于貴妃而放驢

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日比明皇

李太白全集卷二

羣沙衆草以喻小人
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說文暉日光也歲華記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謝
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劉良註淅瀝細下貌抱朴
子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蕭士贇曰詩謂君子
在野未能自拔于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
譖已至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
而薦用之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
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雲無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來劍歌行

悲一作

路難

一本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
孤鳳鳴天霓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亦

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泗瀾○大荒謂荒野之地
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也呂氏春

秋情傷去蓋難念不休徂輝當落日之光也駱賓王詩
別情有鳥其名鷓鴣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鷓鴣之
方有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陸德明註鷓鴣非鷓鴣之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陸德明註鷓鴣非鷓鴣之
屬也廣韻鷓鴣似鳳青鳳為鷓鴣後漢書棘非鷓鴣之
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為鷓鴣後漢書棘非鷓鴣之
也所棲陳書棘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琦按登高望四歌
海行路難樂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琦按登高望四歌
大荒寒見漫漫見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去
如相乘如東流之滔滔不返萬事皆白日掩徂輝謂日將
覆相乘如東流之滔滔不返萬事皆白日掩徂輝謂日將
落而無光如人行將去無一志而意色不戀于浮雲無定
言人為浮雲所掩喻人志之無一志而意色不戀于浮雲無
日為浮雲所掩喻人志之無一志而意色不戀于浮雲無
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一
上喻小人得志所執棘上皆即景而寓感嘆于間以見
不得動歸來之禮將欲去之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時
于羣小而不見親禮將欲去之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時
世昏亂陰小用事為解專指朝政而言恐
未是○漫謨官切滿平聲鴛鴦與鷓鴣同音寃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一作爭

一澹朝鳴崑邱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

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

長嘆居藝文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

以琳環玕淮南子鳳凰曾逝萬仞之上三頭暹臥暹起

外還崑崙之疏圍欽砥柱之湍瀨山海經曰崑崙之南

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

邱元和郡縣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硤石縣

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又

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

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于門故亦謂之三門水經註

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

陰○聚音卓刺音七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一作朝朝駕碧鸞車蕭夕披丹霞裳揮手

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雲臥一作遊八極玉顏已千霜

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洞冥記東方朔去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

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

前洗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謝朓七女賦厭白玉而

爲飾霏丹霞而爲裳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道遙

也以相羊王逸註若木在崑崙之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

也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以若

木輒蔽日使不得過鮑照詩雲臥恣一天行黃庭內景

經減却百邪玉鍊顏袁象詩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

髮倪際也楚辭信上皇而賞正王逸註上皇上帝也

真詰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玉河太平御覽王君內傳

曰紫清左思吳都賦習御長良劉遠註長風遠風也

蘊詩如朝發鄉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

丹水山朝發日發陽崖暮落聽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

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軻于天津兮夕

子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

江皋夕濟乎西瀆是也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

寄影蕭本宿沙月公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

爾遊

搖裔猶搖蕩也盧思道詩丰茸難樹密搖裔鶴

不止鳥者每曰吾聞滬上從滬鳥遊滬鳥之至者百住而

一日之名滬列于滬鳥舞而不下埤雅覺好沒驚好浮故驚

謝眺詩喧鳥覆春洲一名水鵝似白鵝而羣飛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

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列于周穆王肆意遠遊命

左緣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鑿主車則造父為御竊而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

山子百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遂賓

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

咸暄畢而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

元夫暄畢而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

年夫暄畢而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

停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入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

上元之官統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年非
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艷絕服青霜袍雲彩亂色九
錦非繡之冠帶火山大玉之佩結鳳林華錦之綴腰
雲夜光之劍曰此真向元之母拜王母坐之呼同坐
北黃揮精之勅曰此真向元之母拜王母坐之呼同坐
問寒溫還坐夫徹以笑曰五濁之貴其亂目者倍于凡焉
色固其常也且徹以笑曰五濁之貴其亂目者倍于凡焉
而復以華嚴之墟折嗜欲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降
矣按漢武內傳外傳諸書載王母及上元夫人來降
漢庭俱不言所在宮名北宮則禮神君之穆也此云
北宮邀上元當另有所本王宮則禮神君之穆也此云
如舞瑤臺武帝造祭良註瑤池也三輔黃圖廟人記
曰神瑤臺武帝造祭良註瑤池也三輔黃圖廟人記
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崩後玉屑服之
以求仙道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崩後玉屑服之
人于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人送
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欲自呼吏問之說市人
形貌如先帝其二事載在杯類中而今本多作玉碗蓋
今本誤矣按二事註此皆通而未知太白所玉碗蓋
何事耳若舊註引新垣平玉杯
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未是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奈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

紛葳蕤以駁逯呂向註紛葳蕤盛矣貌廣韻線繞也詩

也詩小雅薦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女蘿松蘿也詩

國風習習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夭夭其少壯也詩

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序云谷風刺夫

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

離絕國俗傷敗焉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張銑註紅彩

花也詩國風傷敗焉江淹詩君思未畢古詩賤妾亦何

爲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

有感而發其寄諷之意深矣○非音斐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

龍鳳脫罔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驚飈暴風也陸機詩驚飈褰反信謝宣遠詩頽陽照

通津呂延濟註頽陽落日也殷仲文表洪波振壑莊

子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

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

壘焉寶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
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詩小雅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
有乘白駒而去者次章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賢者
曰鑿猶苗也蕭士贇曰此詩前指祿山之亂乘輿播
遷天下驚擾後言己養之懼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烟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

關歌鐘沸三川蓬萊鬪雞金宮一作裏蹴鞠瑤臺一作

象天構珠翠誇雲仙蘭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

長棄捐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唐自武德元年一

百三十八年此詩約是天寶初年太白在翰林時所

作四字疑誤赫然盛貌漢書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

初學記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唐書五行

志玄宗好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唐書五行

者以爲難西屬帝生之歲也鬪者兵象近難禍也史

記處後蹴鞠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鞠刻鏤爲戲

古註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鞠爲戲

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

李太白全集 卷二 五

勢也或云起于戰國按踈與毬同古人踴躍以爲戲
 也蕭士贊曰白日青天以比其君
 好此等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主聽聞揚雄賦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神化翕忽太白意謂此輩幸臣當其得志不遇翕忽蕭註謂得其蹊徑而依附終于棄捐而不可以翕忽而暴貴不得
 其蹊徑而不依附終于棄捐而不可以翕忽而暴貴不得與楊修書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閉關猶閉門
 也鮑照詩閉幃草太玄茲事殆愚狂
 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蕭本風榮生
一作

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

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颺阮籍詩東國桃

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鮑照詩
協七命龍火西類李善註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

爲火故曰龍火也江淹詩松柏轉蕭瑟
風吹松柏聲蕭士贊曰此詩謂士無實行
者龍衰則易至于棄捐孰若君子

之有龍衰則易至于棄捐孰若君子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

作繆本

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

繆本

作架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

思農屬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

藝文類聚三齊

略記曰秦始皇

作石橋欲通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

城陽十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

石去不速神入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

爾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創平天下同文共

規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龍九寓載寧史記秦使

送日九寓猶九州弘神方歌九寓載寧史記秦使

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

壽藥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照天于女與百工之問曰宜何資以獻皇帝曰悅遣童

子若振女與百工之問曰宜何資以獻皇帝曰悅遣童

廣澤止王不來獨之五穀種百工而徐福得平原

農正趣民斂冬種夏農正趣民蓋藏秋農正掌人

趣民收斂冬種夏農正趣民蓋藏秋農正掌人

百果行屬氏農正趣民蓋藏秋農正掌人

驅獸桑屬氏農正趣民蓋藏秋農正掌人

李太白全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陳子昂詩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扈屬古字通用說文
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扈屬古字通用說文
贖給也○寓卽
字屬音戶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
由來紫宮女共妒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又詩誰爲發皓齒左思詩列宅
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曹植詩夕宿瀟
湘沚爾雅小渚曰沚蕭士贊曰此太白遺譏擯逐之
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
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一作宋人枉燕石誇作天下

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真真流俗多錯

誤豈知玉與珉藝文類聚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

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
緹中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

史記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磷野客叢書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磷劉孝威詩白玉遂縉
作去聲讀縉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爲平
聲如擊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縉字作去
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似玉與非同說文石贊
蓋當時未分四聲故耳韻會珉石似玉而非也蕭士贊
笑者禮君子貴玉而賤珉珉石似玉而非也蕭士贊
曰此譏世人不知真儒而假儒反得用世以非笑真
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縉音支又音子磷
鄰音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

繆本綠蒹盈

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嬋女嬰

作空嬋娟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胤征倣擾天紀

之紀網也陶潛詩羸氏亂天紀國語商之與也構机

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解夷羊神獸牧商

諷諸盈滿于側也楚辭章句紂惑妲己作糟邱酒池
長夜之飲斷斯朝涉割剔孕婦比干諫紂怒曰吾

李太白全集卷二一
三
中華書局聚

聞聖人心有七竅于殺比于剖其心而觀之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則與王甚任之疏屈平
同列爭寵而不聽也害讒諂之蔽明也邪曲而
疾王聽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
正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信
盈讒還屈原于湘江贊曰乃頃襄王時事非懷王
詩蓋互言之耳蕭士贊曰虎乃事如史記秦二世
以叔孫通為博士通曰我幾不脫于虎口之類謂
兮變思貌琦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
所為衆人不知反註以爲非屈原姊也嬋媛之
申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故來牽引
言重罰我也又離騷雖不周于今之入兮願依
怒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
聽自投水而死○變音戀嬋音嬋嬋音嬋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

一作火

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

何託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

一作蕭藿

美人不我期

草木日零落

楚辭青青也潘岳詩驚濤激巖阿劉良註其

急流也爾雅夏為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

其葉散生如蓬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

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楚

風光風轉蕙沅崇蘭些王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

甚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

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儉可以蒞四時之饌

枿民以之榜篋根子又能療疾不復食之亦無植者說

文藿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曰角謂之莢

落蕭士贊曰楚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謝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于此矣

人况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材而見棄于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分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

齊君魏書戰國紛紛年遷十紀史記趙以蘭相如功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于是
舍人相與諫相如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者徒以吾兩國之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
以爲此者先國之急而後私仇也漢書田氏篡齊
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
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
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
祁奚孫叔嚮子相惡于君大卿欲弑公子爲大夫以
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蓋用此事指
弱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六卿分弑君之事指
大亂中樹黨于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請粟于齊欲
爲亂樹黨于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請粟于齊欲
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于齊
代立是爲田成子成子幸于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
公田常心害田氏有隙田常于簡公于我者監止之宗
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于簡公于我者監止之宗
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而簡公
出奔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而簡公
己遂殺簡公莊子田成子
一且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邱瓊草隱深谷

鳳鳥

繆本

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

一作匹

樓所蒿下盈萬族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

一本後六

衆鳥飛翺翔在珍木羣花亦便娟榮耀非一族歸來

愴途窮日暮還慟哭○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

劉楨詩佩也謝朓詩遠近送春目庾闡詩瓊草蔽神邱

呼爲鳴鳥鄭樵註亦謂之雅鳥蓋雀類差小白江東亦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高下飛晉阮籍時

曰三君子亦有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五句至八句謂

不如小人之得位呼籥引類至于萬族之多也末句

乃見事之晚乎○道消風俗頽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毋

其五十五

齊瑟彈

一作

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

荒淫彼美

繆本

佞邪子婉變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

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

臺鳴素

一作玉

琴

曹植詩秦箏發東西氣齊瑟揚東謳魏文帝詩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漢

書婉嬖董公惟亮天工顏師古註娛嬖美貌古詩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沈約詩飛光忽我道張銑註飛光日月也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朴不用金玉珍寶以爲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

一作

鴻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

煩越南海中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中有珠池產明珠東都賦嘉祥阜今集皇

都鄒陽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張協詩魚目笑明月張銑註魚目者無因而至前也張衡詩何爲懷憂心煩紆李周翰註煩紆思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繆本作亦何辜六翮

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

將安歸漢書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轉非子鳥有翮

羽而斂之
人天之所有
斂不足者
不可以不索
其羽也
阮籍詩
天網彌四野
六翮掩不舒

其五十八

我行

蕭本作到

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

風來神女去

蕭本作知

已久襄王安在哉
荒淫竟淪沒

作樵牧徒悲哀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

唐客聞君遊高唐願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

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

與夔州巫山縣大有巫山一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

望高唐之觀即此王阮亭曰巫山形絕肖巫字其東

皆土阜殊乏秀色而古悵望陽臺以楚大夫詞賦重

耳江淹詩相思巫山古悵望陽臺以楚大夫詞賦重

其五十九

李太白全集卷一
朝雲進阮籍淫○楚音主士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

有一作

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

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巖

四一本少萬事固如此

道谷風刺輕薄交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

滅蕭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

一作空

池嗟嗟

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一作悲又作窺○淮南子楊子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呂氏

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

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

路岐史記魏田蚡新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

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

居者欲以傾魏其諸將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劉峻廣絕交論

世路嶮巖一至于此李善註嶮巖猶顛危也漢書灌

夫喜任俠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凶其終蕭朱除其末

章懷太子註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除耳從漢

爲將兵殺陳餘于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

元二詩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者難
左思詩塊若枯池魚蕭士贊曰此詩譏市道交者亦
白矣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險與險
同蟻音義

劉克莊曰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
下唐詩人皆在下風與胡震亨曰太白之
于唐詩人皆在下風與胡震亨曰太白之
規于實相之感源流也但宗詩旨淵放而文多
趣未易測求于昂六洗過潔韻不
尚多包舍太白昂六洗過潔韻不
循徑而窺又翬易盡此則役于風氣之變盛不
以才情相勝宜洩見長律之往未免言表繫外尚
有可議亦時會使然非後賢不及前哲也宋漫堂
詩說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章蘇州
擬古皆得十

李太白文集卷二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通復曾宗武較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概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

繆本黃誤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

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
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

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

蕭本作雲

憑憑兮欲吼怒堯舜

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

云

蕭本作言

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

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

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

可滅列女傳有虞后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

也二妃從征溺于湘神遊洞庭之淵瀟湘之浦

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朝霞是納

瀟湘之蒲名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側焉海水直下二句

深無倒裝句止也謂生死無光貌冥冥陰晦楚辭九

雲冥冥而底暗也前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

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北也五里

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鄆城縣東北也

西北書云昔堯德衰為舜囚也塞丹朱使不與父

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

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琦按今竹書舜並無此荒謬之說

意聖者起自六朝之君臣以自文釋其過數太白難用其

古聖人或有行之者以自文釋其過數太白難用其

珍佩朱版均

王逸註帝子謂堯之女也鮑照詩垂綵綠雲中述異記
舜南巡葬于蒼梧之野堯之元女上李輔國之張后矯制遷上
曰此篇前輩咸以下爲上竹間李輔國之張后矯制遷上
皇于西內時太有威而作其餘失非也此詩大意謂
無借人國柄借太有威而作其餘失非也此詩大意謂
天寶之末社稷唐史高力士蕃夷不奠付諸朕將寧不暇
春秋高齋大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奠付諸朕將寧不暇
耶又嘗齋大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奠付諸朕將寧不暇
導引以天威下事振誰敢若自是國權卒歸于大柄不
國忠及己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觀時事欲言之則
懼禍及己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觀時事欲言之則
志所謂皇英比其事特借日以隱喻耳曰日喻曰皇穹比
其君也曰雲英比其事特借日以隱喻耳曰日喻曰皇穹比
上而權臣障蔽于下也猩猩啼血而極小人之
形容而政亂之甚也舜當之亦禪禹而極小人之
所欲言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切直者其孰
出曾臆之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切直者其孰
能與于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
染湘竹之事言遠別之苦并借竹書雜記見逼舜
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韻使
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于楚騷而韻調
于漢鏡之歌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卽篳篥引也古今

註篳篥引朝鮮津卒霍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

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

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于

是援篳篥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

曲終亦投河而死于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

玉傷之乃引篳篥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

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篳篥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

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蕭本湮洪水九州始

蠶一作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

晨徑一作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

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

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繆本骨於其間篳篥所悲竟不

還初學記按水經註及山海經註河源出崑崙之墟

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

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

南與五原郡南又安定北地郡西北流過朔方郡西南又
流過五原郡西南又安定北地郡西北流過朔方郡西南又
上郡東砥柱及洛陽云門至華陰山在關東又
東迴過砥柱及洛陽云門至華陰山在關東又
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是數
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卽此是也
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鄴道元謂其崩
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最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
龍門起于東受降城之數百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
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
奔岳怒湯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睹下矣民記堯曰嗟
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矣民記堯曰嗟
使治禹娶夏妃既生啓辛癸列女傳塗山氏長
女夏禹娶夏妃既生啓辛癸列女傳塗山氏長
而治禹娶夏妃既生啓辛癸列女傳塗山氏長
湍莊子昔者禹之湮入其門顏師古漢書注急流也
陸德明註堙塞也詩小雅不決江湖而通四夷九流也
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海濱也洛陽伽藍傳
記鉢和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木
華海賦或挂罽于岑巖之峯李融註聲類曰胃係也
通典篋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爲篋一或云
侯輝所作其聲坎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爲篋一或云
者因樂工入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楚聲
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
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不可違也當曰詩謂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孽不可違也當曰詩謂

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旁人所謂自作止之諷當時不靖之人自投天網借以爲喻云耳○煙音因鯨音擊腎音絹以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

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宋景文公筆記蜀人

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戲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噫音衣噫音希

蠶叢及魚鳧開國

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一作

與秦塞通人烟西

當太白有鳥道可

一作何

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

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

一作方

鉤連

劉遠三都賦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

王之先名盤叢柏灌魚鼎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推髻

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盤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

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家次王

思之爲立祠元和魚鳧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郾縣東

南五十里慎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郾縣東

四十五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于此其山

巖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

故以太白名上既有高寒冰雪常疑身弱衣薄登山者

多死俗傳以爲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

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爲徑路縹緲見人跡所

不能至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

州博志云峨眉山在雅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峨眉眉

華博志以爲牙門山連岡疊嶂眉自州城望之又

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對峙宛若蛾眉三百餘里至

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

如人之拱揖于前也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大蛇

許嫁五女于蜀遺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

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擊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

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

嶺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下有衝波逆

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過字少猿揉欲度愁

攀援繆本作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

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初學記淮南子云爰

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

薄于虞泉義和至此而回六躡蜀都賦義和假道于

而爲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爲高山之最高

恐非蕭士贊曰圖經高標山亦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

折轉騰瀝一舉千里其鳴聲逆折旋回也顏師古急就篇

大者色白又有黃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埤雅

曰猿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是也爾雅揉猴也似人嚴氏

便攀援也蕭士贊曰黃鶴飛之爾雅至高者猿猴最捷

者尚不得度其險繞可知矣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

輿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泥嶺也

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霧靄雲中巖閣

九龍洞其嶺上謂之巒門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

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門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

宿本相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

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三方分秦之星

而息高唐賦舒息者屏氣鼻不取息唯雨脅問君西遊何

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

蕭本作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

從難

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李善文選註巖山

古辭雉子高飛止黃鶴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

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隨化爲杜鵑鳥或

云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鷁而色慘

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

不止鳴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王康据詩

朱顏凋連峯去天不盈尺幾千尺烟枯松倒挂倚絕

壁飛湍瀑流爭喧逐砧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

作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而相歷李善註相

歷相擊也韻會歷喧聲郭璞江賦砧崖鼓作李善

註砧水擊巖之聲也○瀑音僕歷音熹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一人作莫開所守或匪

親一作化爲狼與豺十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劍閣道三

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

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守險萬夫越起信然故李

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天下而劍閣之險尤

奴才也圖書編蜀地之險甲于天下而劍閣之險尤

甲于蜀蓋以羣峯劍插兩山如門守信有所謂一夫當

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信萬夫莫向張

李太白全集卷二五中華書局聚

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
趙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令一人作嗟長蛇以薦食上

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鬣如堯飛羣走類靡不
吞螫極物之惡盡毒之利廣韻吮漱也陳子昂書殺

人如麻流血成澤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
窄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壙南

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
也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

西望涕沾裳○蕭士贇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
唐書嚴武傳武在蜀放肆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道難者乃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
蜀道難者乃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

言之耳按唐書謁賀知章始自西蜀道難一篇曰子
振因以所業唐贊謁賀知章始自西蜀道難一篇曰子

請往見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
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

一本于蜀道難者非也註諷唐書仇兼瓊也考其年
之矣謂危房杜難者非也註諷唐書仇兼瓊也考其年

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知章深考耳沈存中
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詰

武為劍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寶初也嚴

非率也。多舛史。詭于不足。以何說。為是乎。子曰。以臆斷之。其說皆

州一本。于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

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然。欲嚴劍

也。嘗以守全。篇詩。意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

而。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焉。房瑄。杜甫。章仇兼瓊

匪親。杜化。為豺狼等語。哉。引。論。是。以。知。其。不。為。章

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

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鬼。父。老。遮。道。諫。曰。宮

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皆。入。蜀。中。原。此。欲。何。之。又。告。太

王。俊。亦。曰。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此。欲。何。之。又。告。太

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人

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

則。已。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

容。言。當。乎。高。裁。蜀。道。之。難。難。者。于。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吁

塞。通。人。烟。言。蕞。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

難。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

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峩。眉。巔。言。五。丁。未。開。道。之

李太白全集 卷三 六 中華書局聚

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後天梯之
巔非人跡所至也山崩後梯壯士死然始與秦
石棧相安處于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
通今焉安處于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
有六龍回日之極地黃鶴之飛尚不得回川言其險
度百步九折于巖巒歷其險難可知也青泥何盤
盤百步九折于巖巒歷其險難可知也青泥何盤
井仰脊息以手撫膺坐長嘆所與井爲蜀分野門參
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分野門參
氣而息惟皇非泛然而言猶柱石問君西遊何時還君
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柱石問君西遊何時還君
遺失及爲君誠中興之主也長途言旣西蜀矣何時還
中源而爲君誠中興之主也長途言旣西蜀矣何時還
士雖欲從古木雄飛雖險阻不可聞子然攀附也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雖險阻不可聞子然攀附也但
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天
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言其險之極一言之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顏乃太白自述感傷于形諸顏色也連聽此凋朱
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
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疎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于
難胡爲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
莫開所守或匪親已爲守關者任非其人幸蜀者不
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爲守關者任非其人幸蜀者不

如此則言尤可憂也夷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其人
或變生肘腋是又樂不憂之如早還中錦城樂也復申之
早還家言蜀難謂從上青于天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
不曰蜀道三言難之謂從上青于天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
嗟以難矣夫倦戀之意也耳詩意亦微而顯矣客曰嘆是
是則然矣上皇幸蜀之歌時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難
情所發于中事不得已遂言也西朝廷京歌是事已定更
爲異議乎客又使曰太白爲宋中之耶丞曰操辭者太白胡
爲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丞曰操辭者太白胡
也命意者宋中丞也此又方依于中丞乃不從中丞
之曰此詩說者出范一有謂爲嚴武鎮蜀放恣危房培
杜甫而作此者出范一有謂爲嚴武鎮蜀放恣危房培
章仇兼瓊作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爲之說者
也無謂瓊作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爲之說者
蜀無險跋扈天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
俊玄宗幸蜀在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
者年亦皆不和歌曲陳間擬者不屬揣摩愚謂蜀道
難自是古相和歌曲陳間擬者不屬揣摩愚謂蜀道
而作白蜀人自爲蜀詞風入其險更著戒如云所
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風入其險更著戒如云所

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
墨乎○沈徂克切前上聲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

逸希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知歌謠者

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壘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

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來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

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西漢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

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于泰山

德而為小人譏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楚辭恐遠而春君不見朝

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四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

水逢時壯吐一作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鉤一作

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

人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于棘津釣于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于齊路史

註冀之東陽東北二十里有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此

有賣漿臺水經徐廣曰棘津在此也劉澄之曰誰

郡有棘津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司馬

遷曰呂望東海上人老而無遇以釣牛朝歌行年

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

九于渭濱耳若史記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

俱歸者其言深也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風

期俊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周易大人虎變風君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

一作入門開說說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

七十二指揮作本楚漢如旋蓬狂客一作落魄作本

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史記鄭生食其者陳留高

無以爲衣食業滕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留

公謂曰臣里中有鄭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鄭生入則長揖不拜

沛公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鄭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豈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李太白全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宣倨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號為廣野君嘗

謝之酈生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

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

下齊七十餘城又曰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

瞋目按劍叱使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使者懼

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使者懼

臣恐至失謁沛公遺延入鄭氏曰魄失業無次也鄭

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注魄失業無次也鄭

音是漢書高祖為入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

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吳邁遠詩正為隆準公杖

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尊子悼惠

城○王齊七十二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暝起風

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後漢書其計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初學記雷天之鼓也雷神

曰雷公顧凱之雷電賦砰訇輪轉倏閃羅曜廣韻砰

矯設有大聲也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

天爲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不雨

而有電光是天笑也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

謂暗也後漢書閻九重章懷太子註閻闔天門也

淮南子遺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門天之門也庚

肩吾詩鉤陳萬乘轉閻九門通說

文閣閉門隸也○碑音烹訇音烘

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猗猗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

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

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

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

列子杞國

有入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山海經少咸

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入面馬足名曰夔窺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夔窺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

陸機詩疏鴟鵂食人夔窺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

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應信而至者也張衡思虎賦

註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揉而右搏彫虎惟

象之未與吾三子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

以自試今二子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

行之揉也疎賤義之影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

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

敢近也

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齊踵

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于義必且齊踵

李太白全集卷二

九中華書局聚

此所以服一山時也太子平寰宇記焦原在莒縣南三十
六里俗名橫山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爲豪漢書司
馬遷傳古重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接田開疆曰吾無勇也皆反其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趨士也上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
之外可以無敵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蓄勇力
也上無敵此危國之器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
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
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
再搏曰三子何接不計功而食挑公孫接曰接人少餽之
而可以田開疆曰吾與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曰
亦起可以食挑而無與人同矣援挑而起古治子曰
嘗從君濟于河鼃而殺之左操砥柱之流治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砥柱之流治逆流百
而亦可以食挑而無與人同矣援挑而起古治子曰
功亦可以食挑而無與人同矣援挑而起古治子曰
也然開疆曰吾無勇也皆反其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二乎死之治獨生之仁取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恨乎死之治獨生之仁取挑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服葬之以禮焉諸葛亮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
蕩陰里中禮焉諸葛亮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
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書吳被讒言二條
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漢書吳被讒言二條

侯而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劇孟下騷動大將軍
謂相謂若一敵國云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
之幾不知我為何語以意逆之為憂何則廷臣不能照鑒
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為憂何則廷臣不能照鑒
奸不其一忠良一險一流則專一食人之善類如一犯其怒不
死傷其忠良一險一流則專一食人之善類如一犯其怒不
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義以行雖
懷則愚甚矣若不顧利害處而豪氣直言如鴻毛是豈
知予之初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為時相所忌致
人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
而思得入為臣知士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
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瘼音孟而以為喜者
札倫音與劇音極哈呼來切海平聲梁甫吟聲正悲
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
岬當安之術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
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閩豫章雷煥妙達
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
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推斗牛之間頗有異氣
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

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
一石函光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太阿其夕劍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朝
自下或以謂煥曰得兩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
將亂張公當受其禍入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
側終煥當去不永爲入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
然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州從水生神物終當合耳華劍所居在煥卒墮水使
人投水取劍不行經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
章沒者懼而反須與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懼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漢書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帆不安貌書曰邦之杻陸易
曰困于艱難其義一也○蕭士贊曰長嘯父吟何
時見陽春管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
聊自慰解謂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尋常
魄之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
欲攀龍見明主于時事有所見而欲告于君也雷公
呼匄震天鼓帝旁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聞
爍晦冥起風雨帝旁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聞
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
得以門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于權近也白日不照
精誠山竊弄權柄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
甫祿

不信儲使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

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狹榆不磨牙競食以肉爲食哉况

朝則當仁如驕虞雖生草不履况肯以肉爲食哉况

肯輕殺一卷愚者豪世入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

士齊相殺之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虎雖側

之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虎雖側

乃爲人豪世不言苦今謂爲真愚而輕我如鴻毛我亦

卒不改行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也倘不卷其智而懷

殺之特費二挑殊不勞焉耳吳楚頻得入爲劇用必

適爾爲徒勞又自慰解當國者終須得入爲劇用必

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人峴峴當安之時則夫大琦按

時風雲感會起屠鉞大峴峴當安之時則夫大琦按

甚蕭氏解駟虞數句似與詩意不
烏夜啼
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啼帝城王義康於豫
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鳥啼叩齋閣云明
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不
詞云籠窓窓不開夜望郎來亦有鳥棲曲不

知與此同否樂府詩集古今
樂錄曰西曲歌有烏夜啼

黃雲城邊

一作南

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

秦川女

婦一作閨中織

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悵然憶

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一作西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

一作悵然望遠人知在流沙一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

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

詩淮南亞城上烏晉書寶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

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後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

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庾信詩彈琴蜀郡卓家

女織錦秦川寶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

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魏武帝詩惋嘆淚如雨野

後 烏棲曲 作樂府詩集列于西曲歌中烏夜啼之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青山欲

作繆本

啣半邊日銀箭金壺

一作金 漏水多

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

爾一作 何王夫差築

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崇飾土木
彈耗人力官妓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
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
與西施爲水嬉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爲我
楚舞江總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啓夕淪
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爲之故曰金壺本事
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樓曲嘆賞苦
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
是孰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其辭大略

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

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

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蕭本作避

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一作征無已

時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

上挂枯樹枝一作枯枝飛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

知兵者是凶器聖人君一

作不得已而用之

太平寰宇

河在朔州馬邑縣東三十里源出北山下

其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蘆溝河漢書西域傳

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河舊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入千其山高平寰宇記西

葱嶺曰葱嶺源在燉煌西入千其山高平寰宇記西

云葱嶺水分流東西入大焉為河源張騫使大

宛而窮河以源謂極于此不達崑崙也說苑武王伐紂

天曰洗大將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域傳

條支國城在北三面絕惟西北隅通陸海道元和郡縣

其南及東北三面絕惟西北隅通陸海道元和郡縣

志天山一名白山好木及時羅漫匈奴謂之天山一百

皆下馬拜史記索隱西里百有連山在張掖美酒

水四界冬溫夏涼宜畜牧養之最強者其未耜則弓

矢較馬播種太則揮奴以殺戮為耕作二語蓋本于

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佻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

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

珍做宋版印

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音義文
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槽檣上作桔槔音頭兜
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
曰烽古戰城南詞梟騎格鬪死爲馬徘徊鳴章懷太
子後漢書註相拒而殺之曰格六韜聖人號兵爲凶
器不得已而用之蕭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
以征伐無時此詩蓋
以諷也○乾音干

將進酒

八曲作惜空酒樽○宋書漢鼓吹鏡歌十

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宋
何承天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
佳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若梁
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敘遊樂飲酒而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如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天生我身必有財又作天生千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

進酒君莫停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謂我傾

李太白集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側作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作鐘鼎玉但願長醉不

用一本作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

其名陳王昔時日一作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

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作且須沽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曹植詩

去豐膳烹羊宰肥牛世說註鄭玄別傳曰袁紹時玄及

自曰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元丹邱是皆太白所稱友也鮑照詩爲君歌一曲禮記

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鏤李周翰註玉鏤言

珍美可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鏤李周翰註玉鏤言

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爲陳王註其所作

觀名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厥狀可觀矣杜甫高都

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虬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

世尚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參家藏韓幹畫貴戚閔馬

中有三花馬兼會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

晏元獻家張萱畫號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
剪鬣爲三瓣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

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爲五瓣耳其說亦通
蕭註謂其義出于隋丹元千步天歌五個吐花王良

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啞杜註無舉此者則大
謬矣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

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篇始梁

白詠邊城兒遊獵爲不同耳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作蕭本遊獵誇輕趨胡

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驕金鞭拂雪

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可滿月不虛發雙

鶴迸落連飛鶻總本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

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總本帷復何益韻會

也梁簡文帝詩邊秋胡馬肥漢書鄴善國多白草孟

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師古註白草似莠而細無芒

其乾熱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曹植七啓忽躡景而

也廣韻韜韜韜也蕭士贇曰滿月彎弓圓滿之狀于

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雲之際鶴難也詳見

大獵賦註韻會齧鳴鏑也或作辟辟易却退而易其

本處詳見二卷註孔雅珪北山移文張英風于海甸

沙磧少行人胡三省通鑑註磧大磧也卽所謂大漠

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強于世者謂

之遊俠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推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趨音蹶

翰音梢轡音蹶音蹶音蹶

飛龍引二首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詞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

清去太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

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一作車登鸞車侍

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史記黃帝採首山銅

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龍髯拔墜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

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
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丹砂中蓬萊
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黃帝九
鼎神丹經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梁豫章王詩雲悲海
思徒揜抑抱朴子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鮑照詩合
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之問詩越女顏如
花陸機詩輕舉乘紫霞曹植洛神賦忽焉縱體以遊
以嬉呂延濟註縱體輕舉之貌太平御覽尺素訣曰
太微天子帝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史記黃帝者少
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
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
天關造天關聞天語屯蕭本作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

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

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竦如秋霜通典弘農郡

胡漢武帝更爲湖縣有荊州黃帝鑄鼎于荆山其下

曰鼎湖卽此也九域志陝州黃帝鑄鼎于荆山其下
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下帝升天因名其地史記正
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號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

李太白全集卷三
五
中華書局聚

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閑者是水止而不動之意
 陸機詩惠心清且閑水經註黃帝崩惟弓劍存焉故
 世稱黃帝仙矣韻會嬋娟美好貌宋書堯夢攀天而
 上漢武內傳上元夫人之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
 問太家屯雲焉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
 據望之上若屯雲焉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
 也楚辭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于後車呂氏春秋
 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也仙傳多稱侍女爲玉
 女亦延此義謂其美如玉也沈約郊居賦降紫皇于
 天闕延二妃于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宮于
 皆凡僚屬其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古董逃行教
 敕有受言探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捧藥蝦蟇
 九奉上天陛下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神仙拾遺記服之
 得道後天而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神仙拾遺記服之
 楊齊賢曰瘦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真身則常
 存也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宮室九層玄室紫翠丹
 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司馬相如大賦吾乃今曰
 諸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
 秋霜以反明軒轅之嫌王母已衰老
 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嫌王母已衰老

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
 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

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
 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以歌瑞應太
 祝白所擬收賸似馬去翰林後所作
 祝白所擬收賸似馬去翰林後所作

天馬來出月支

蕭本
作氏

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

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

史記
孫馬
好天
子得
鳥

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

宛馬曰天馬云郭璞山海經註月支國多好馬史記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

高燥而遠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

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偉珍物

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

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支爲馬衆漢天馬歌延年緒白

若鬼應劭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顏延年緒白

馬賦垂稍植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陳琳爲曹洪與

魏文帝書整蘭筋李善註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

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呂

精權奇緒白馬賦精權奇今張銑註權奇善行貌列

子天下之馬者若減苦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再

蹴淮南子紀山川踏騰崑崙高誘註騰上馳也崑崙

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漢天馬歌天馬徠從西

極涉流沙九夷服說文羸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

畫秣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

南地名韻會晡日加申時也杜天馬呼飛龍黃一作趨

預左傳註秣穀馬也○晡音逋

李太白集卷三

中華書局聚

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

珠

當作

曾陪時龍躍

蕭本作

天衢羈金絡月照皇

一作

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

但覺爾輩愚

黃伯仁龍馬頰耳如劉備目象明星初學記長庚太白星也史記索隱韓詩云

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齊民要術

馬胸欲直而出鳧間欲開望之如雙鳧又曰雙鳧欲

大而上註飛鳧胸兩邊肉如鳧埤雅舊說相馬擊頭

如鷹垂尾如彗後漢書作翻車渴烏施于橋西用灑

南北郊路章懷太子似奔星馬首昂矯狀類渴烏即如

此言馬尾流轉有似奔星馬首昂矯狀類渴烏即如

慧如鷹之意齊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

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為善材氣多良且

壽張率舞馬賦露沫噴紅沾汗流膾門欲開汗溝欲

沫緒汗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膾門欲開汗溝欲

深孔融薦彌衡表龍躍天衢振翼絡頭楚辭躡天衢

兮長驅王逸註衢路也說文羈馬絡頭也莊子齊之

以月題陸德明註月題馬額上當顯如月形者也

白馬賦兩權協月李善註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

頰謂之雙璧似月曹植詩應會皇都緒白馬賦罄九區

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也沈約詩紫燕光陸離濟

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洽則馬有紫燕光陸離濟

也註紫燕良馬天馬奔戀君軒驟躍驚矯浮雲翻萬里

足躑躅遙瞻闔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鮑照詩疲

馬戀君軒公羊傳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註驟

捶馬銜走也漢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闔闔觀玉

臺應劭註闔闔天門也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陸雲與陸典書逸影之

迹永繫幽冥之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鹽車上峻

坂○驟音聳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

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一作思雖有玉山禾不

能療苦一作我飢繆本肌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窵摧

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王母謠白雲在天邱

陵自出戰國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附瀆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

之驥不能上伯樂遺之而下車攀而突之解紵衣以繫

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劉峻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

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鬣洗拭其塵垢史

記伍子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陸德

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

李太白全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樂天子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韓詩外傳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問于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志者不爲也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
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
食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禾卽崑
崙山之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作歷蓋今之木禾長五尋大
五圍韻會歷牛馬阜也通作歷蓋今之馬槽也漢書
馬不伏歷不可御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
秣之也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
里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楊師道咏歛馬詩
清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
贊曰此詩爲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
艱難及難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

首見焉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

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

滿山一作天閑來垂釣碧一作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

挂雲帆濟滄海

曹植詩美酒斗十千北史韓晉明好

錢猶恨儉率鮑照詩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古詩四顧何茫然鮑照舞鶴賦水塞長川雪滿羣山

太行山見明堂賦註宋書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

日月之旁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

岐路宋書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馬融廣成頌張雲帆

施蛻蟻釋名隨風張幔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

狗

一作雉

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

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

剖膽效英

一作俊

才昭王白骨縈蔓蕭本作爛草誰人更掃

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舊唐書京師秦之二年自漢長

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孟嘗君問又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
 有孟嘗君耳又謝長曰舍長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
 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
 曰之代舍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復問傳舍長
 曰君不悅乎漢書鄒陽曰淮陰王少門不
 可與君長不悅乎漢書鄒陽曰淮陰王少門不
 信者曰若雖長死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者曰我若雖長死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下蒲伏公市人皆笑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
 賈生任公卿之位終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
 短賈生曰洛陽之入年少其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于王曰後亦疏之不學又史記鄒衍如燕燕
 昭而却行恐塵埃之及也其所為掃地也戰國策
 主折節也以下其臣賦推體以長者所為掃地也戰國策
 折肢節也以下其臣賦推體以長者所為掃地也戰國策
 事俱見二卷註音極
 音危 籟音遂劇音極

其三 此首與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
 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

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

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

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一作達生秋風忽憶

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高士傳

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

食之索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

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草而

古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叶韻蓋有自也吳越春秋

吳王闔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于胥伏

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

以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拾遺記屈原

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于天逐乃赴清泠之

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河精靈時降湘

浦晉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陸機後將軍

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率秀等諸軍二

十餘萬人戰于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語機于穎

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釋戎服著白帟與

秀相見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遂遇害于軍中世說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

李太白全集卷二

九中華書局聚

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鳴也。史記：李斯為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為下，遂擢至此。當今入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知所稅。富貴已極，未始知刑。思後吉凶止泊，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史記曰：李斯臨刑，思後吉凶止泊，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出上。太。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阿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獨不為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不可縱適一時。杯酒時入貴麗。

長相思

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

別蘇武詩：各言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後。

主長相思久別離諸作並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

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

繆本微疑一作

霜淒

淒簾色寒孤燈不明

一作寐

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

嘆美人如花

一作佳

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

蕭本長天

下有淒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

難長相思摧心肝

吳均詩絡緯一名井邊啼古今註莎羅

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織

之所謂絡緯似蜘蛛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也按今

涼風冷鳴尤淒緊俗謂之紡績也古玉牀

解謂不同歎金井闌上闌干也古樂府多有玉牀

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矣麗價值金玉云耳宋玉神

女賦燁乎如花温乎如玉枚乘詩美人雲端天路

上留田行

繆本少行字○按樂府詩集王僧虔

田行古今註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悲歌以風其

兄故曰上留田太白所謂第死不葬他人舉銘
旌之事與古今註所說不同豈別有異詞之傳
聞抑于時實有斯事而
借古題以詠新聞耶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
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
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
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
百獸驚桓常一作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

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讓蕭本之木本

同形東枝顛頽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

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

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本草拾遺大白楊北土極多人種

直視但見邱與墳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七哀詩
借問誰家墳古薤露歌蒿里誰家地漢書蒿里召兮
郭門宏顏師古註蒿里死人里說文塋墓也賈山至
言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顏師古註

類謂子之塊蓬穎言塊上生蓬者舍于耳蓬科蓬穎義同禮
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于夏氏子穎曰昔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者矣從若斧者焉馬斂封之見若
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斂封之見若
也正義曰夏既道從若人馬斂之不可別已故以
稱馬斂封之謂也語燕人馬斂之不可別已故以
形似之又禮記銘旌也死而為之者斂之不可別已故以
其旗識之又禮記銘旌也死而為之者斂之不可別已故以
者之聲甚哀子曰汝又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
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汝又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
于四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
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回問哭者果曰父
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使回也善於識音矣
楚辭歸雁兮於征人共識分財生也言將去續齊諧記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識分財生也言將去續齊諧記
一株紫荊樹真共議欲破三片瑛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死狀如紫荊樹真共議欲破三片瑛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將分斫所以然真往見之破三片瑛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解樹斫應聲榮茂兄是弟不相感更合財寶遂為孝門述
異記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
榮東邊枯年如張華云交讓樹也左傳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翳季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於商邱主辰
商人是以故辰為商杜預星遷實也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杜預星遷實也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

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齊不肯立。卒而逃，齊讓伯夷、伯夷曰：「君命也。」遂去。長曰：「諸樊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曰：「王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曰：「立長子，諸樊攝行，卒也。諸侯與曹人，除喪讓位，季札立。」

札謝曰：「曹宣公卒也，諸侯與曹人，除喪讓位，季札立。」

子臧附于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于臧，去之，以成曹君。」

才臧附于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于臧，去之，以成曹君。」

耕賦舍之，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其室而寡，

婦賦舍之，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其室而寡，

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使閩越，匈奴武子奇

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與使閩越，匈奴武子奇

之當樂市，制曰：「其赦長而死，罪廢勿作。」歌司奏請處蜀

嚴道，叩郵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淮南王曰：「

一尺布尚可售，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入，不相容，李

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瑩音營，參音森，緬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纈作楹佳人當窻，

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

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作臺蹙沓波浪驚。

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翻下雲

軒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

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真誥仰眎太霞宮金闕

弄白日灼灼當春臘弦將手語謂絃與手相戛而成

聲也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絃筑身今并涼二州

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

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通典傅玄箏賦

序曰代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

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觀月器之則四象在鼓之

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

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箏昇天行古樂府名樂府古

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關輔

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翔六合之外

其辭蓋出楚辭遠遊篇也天池指御苑池沼而言史

記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巖

魚之屬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

櫓韻會擣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書武成萬姓悅服

老于我無爲而民自化按道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

方玄胎平育天帝元明玉完天上帝清明明何童天

帝虛無玉衡天帝太極濛翳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

李太白全集卷三

中華書局聚

陽天皇帝玄明恭華天觀明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笏天

煥極瑤天極風天西方始天皇元載孔昇天皇帝太安皇崖天

帝無思皓庭霄度天上帝淵阮榮元洞天上帝極曇誓天帝北

成天隆騰素秀樂禁上天帝度天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

帝中央四帝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北極紫微大帝真誥盧

江玄老太一有學道者鄭白景世張重華以四月十九日

詩大雅宅是鎬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鎬京在長安

遂淪陷焉莊子黃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爲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奈

之原也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窺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以階也所謂之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

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以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

如之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呂

前有樽酒行二首

傳古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也

聲向如子以陞之至何遂縣詩北江帝帝釋成方帝帝煥帝陽

駢註之故戒階原彼而淪西大玄上中玉天無顯極虛天

鴻大也○過張瓜切音

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
變而爲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
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
蹉跎君起舞日西將一作夕當年意氣不肯傾蕭本白

髮如

一作首垂

絲嘆何益

將

水清曰綠所謂綠酒卽清酒之
義也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韻

會醜飲而緒色著面也虞炎詩青軒明月時王之
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氣氳流光日月之光
融也曹植詩流光正徘徊說文蹉跎失時也王
融詩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酡音馱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
飲看朱成碧顏始紅一作顏色紅胡姬貌如花當壚
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作欲安歸周禮

之琴

琴瑟于宗廟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乘七

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以爲琴王

僧儒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古樂府胡姬年十
五春日獨當壚漢書乃令文君當壚顏師古註賣酒

之處累土爲廬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燬爐故名廬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廬爲對温酒火爐
失其義矣

夜坐吟

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發已知心霜入暮風度林

朱澄減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蓋言聲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
沉吟久坐坐北堂
冰合井泉月入

閨金釭青凝照
悲啼金釭滅
啼轉多掩妾
淚聽君歌

歌有聲妾有情
情聲合兩無違
一語不入意
從君萬

曲梁塵飛

古詩天寒知夜長西都賦金釭脚壁呂延濟註金釭燈盞也鮑照詩萬曲不關心陸

機詩再唱梁塵飛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釭音江

野田黃雀行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
棲莫近吳宮燕
吳宮火起焚巢

繆本作爾

窠炎洲逐翠
遭網羅
蕭條兩翅蓬
蒿下縱有鷹鷂奈

爾若

一作

何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紺色陳子昂詩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殺身炎洲裏委

羽玉堂陰炎洲謂海南之地在漢爲朱崖儋耳二郡
唐爲崖儋振三州今爲瓊州其地居大海之中國廣袤
數千里四時常煥故曰炎洲多產翡翠越絕書記吳
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里二百里七十步西宮在
長秋周一里二里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寡爾雅
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寡爾雅
翼鷹鳥之驚者雌大雄小一名鷓鴣陸機詩疏鷓似
鷓鴣黃色燕領勾喙鷓鴣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
食之

笙篴謠

樂府詩集笙篴謠不詳所起大略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笙篴引異舊註以爲卽

笙篴引誤矣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

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

與淮南春兄弟尙路人一作行路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蕭本作開花

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嚴子陵事

見二卷註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

李太白全集卷三 五 中華書局聚

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斗粟謠見

本卷上留田註方寸心也列于吾見于之矣方寸

之地虛矣方輿勝覽九相疑似山在道州寧遠九疑一

朱明峯六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桂林峯五曰

梓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簫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

從者曰非君父也死管仲哭之淚下如雨

以我也為法與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

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貨吾自取多者三不遇

不知我者鮑子也知我者鮑子也况為之哀乎

雉朝飛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雄相隨而雉朝飛積一本雉朝飛也積子古今註雉朝飛者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蕭本翼

何離襪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

勇氣滿爭雄鬪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心傾美

酒蕭本作傾盡玉椀枯楊枯楊爾生稊繆本我獨七

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王僧達詩

呼爾雅釋維有十四種白雉其一種也名鶴雉江東

羣之雉又拔兩雌也吳均雉朝飛曲何辭碎錦衣射雉

賦鴛鴦始生貌而埤雅雉死耿介賦鳥離李善註飛不

越射雉賦一界之內要袞背徐爰註頭毛如纒宋書漢

鼓吹鏡歌十八曲有生雉夫子斑曲梁元帝詩不金厄王

未註舒者楊之秀也虞翻註雉音讀穉穉也楊葉

上雲樂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

樂設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千

髮壽周捨為之詞又謂此胡遊肅宗朝者亦肆而

龍飛咸陽數語似太白擬作視捨本詞加肆而

從其時備一代俳樂爾琦按隨書樂志梁三朝

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之狀率珍禽奇獸而為之胡

辭也捨本辭曰西壽方老胡厥歌名文康遨遊所作之

傲誕三皇西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
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爲友共弄彭祖扶牀

往年暫到崑崙復值瑤池舉觴周帝迎以青眼
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老若金剛青眼

又督督白髮長蛾眉臨髣高鼻垂口非直能俳
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舞子施化與風翔規雲

撥亂反正再明三光澤與雨施是化與風翔規雲
瞻仰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

義却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天聲若鸞鳳
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天聲若鸞鳳

以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齋持數萬里願
下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但願明聖

辭箋多相出入故全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作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

戍削風骨碧玉炁炁一作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作一

髮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睹詭譎貌豈知造

化神張衡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

上窟林賦賦眇閭易以戌削徐廣註戌削言如刻畫作之言

碧玉昞昞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黃金拳拳言其髮色黃而稍卷華蓋垂下睫言其眉長而下覆于目嵩岳

臨上唇言其鼻巨而上壓于唇黃庭內景經中岳鼻

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齊位梁邱子註中岳鼻

也王褒洞簫賦驚合逯以詭譎李善註詭

譎猶奇怪也○戌音恤昞音憬睫音接

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

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

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

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

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

論道德為父神明為母孫楚石人銘大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

變之祖也路史渾敦氏即代所謂盤古氏神靈狀如天

輪膠戾而激轉李善註呂氏春秋曰天氣之精如車輪終則復始淮南子積陽之熱氣生火曰天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月初學記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陽鳥之中鳥也詳明堂賦註顧兔月中兔也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舉以女媧人團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也乃引繩于泥

者引繩人為人也錄異所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木在廟云

是搏土為人其花照下地高誘註末端也若木在廟云

西末有十日蓮花光照其下也東漢東海也顏延之詩

日觀臨東漢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

倚是以名為扶桑大其葉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色

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色

稀而色赤九千歲一實耳味甘香美齊民要術

玄中記云九天之下高者扶桑無枝焉上至天盤蛇

而下屈通三泉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作洪荒陛下

也○媧音戈泉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作洪荒陛下

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

四海動洪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有中國

聖謂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玄宗六君其一則武

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宗睿宗光五聖業盛百齡之

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宗睿宗有運光五聖業盛百齡之

語皆數武后在內知當時稱謂如此也半路頽鴻荒

喻祿山倡亂兩京覆沒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運

起謂肅宗即位于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尅復大

駕還都也赤眉立盆子謂祿山既死羣賊又立安慶

緒為主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揚喻天下震動寰

宇洗清也舉足踏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關自開

張鴻荒樸略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爲鴻荒之世

也東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

喻聖人之興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

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

由初不恤錄宋書光武起于春陵之白水鄉章懷太

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東南宅旁二

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太老胡感至

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

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

膝並蕭本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

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一作

杯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

也東晉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于巨山之岫一

噬則百人仆惟長鈞戟南齊書王敬則夢騎五色獅

子論語摘衰聖鳳有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獅

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影光色六曰

冠矩朱七曰距銳鈞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傳毅

舞賦頌沓合并張鏡註鳳沓盤旋貌春秋元命苞黃

帝龍顏得天庭陽文王龍顏柔肩望羊宋玉大言賦

李太白全集卷三

北斗八十一萬六字出戰國策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通典白鳩吳朝拂舞曲也

拂而舞以爲容節也樂府詩集古樂錄曰擬

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鳩拂和故白擬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

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繆本作咽性安

一作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

鷺一作鷹之繆本作亦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

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鸞鷓鴣貪而好殺

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楚辭鐘搖廣王逸註鏗

鼓勿考毛傳考擊也何承天歌助鼓節鳴笳鳩類甚

多毛色各異白者不常有則以爲異故瑞應圖曰

白鵠成湯時至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

至詩國風鳩在桑其子七兮陸璣疏鳩有均一

穀似鷄長尾牝牡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
羽是也按鳴鳩牝牡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
鳩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也後漢書禮儀志
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鋪之糜粥者不啗之鳥也欲老人不啗釋名尺端以
鳩爲飾鳩者不啗之鳥也欲老人不啗釋名尺端以
十鳥也者指也從力役指事使人齊魯之間謂之疏鷺
水鳥也者指也從力役指事使人齊魯之間謂之疏鷺
尺七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上小如鷗青脚高
寸餘銚銚然與衆毛異甚好戴冠取魚也足搏距者武
外傳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取魚也足搏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雞有前此五德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毛長
詩傳葭蘆也說文鷓鴣一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
鷹古者謂之鷓鴣一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
曰鷓鴣賦又曰鷓鴣三歲改厥色蒼白曰蒼鷓隨魏
彥深鷓鴣賦又曰鷓鴣三歲改厥色蒼白曰蒼鷓隨魏
爲黃二周作鷓三歲成蒼是也世俗通謂之角鷓以
其頂有毛角微起也鷓詩所謂晨風似鷓而小好乘
翅短爲異鳴則風悍多力鷓尤健善搏乃鷓極類惟長
特者故鄒陽書曰鷓孟康漢書注鷓大鷓也詩經曰鷓
之善搏者曰鷓孟康漢書注鷓大鷓也詩經曰鷓鷓爲
一物或以鷓爲王雎魚鷹之異名皆爲鷓鷓混爲

中之鷲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劍翮利爪盤旋空中俟物而擊之鷲形最小所搏者惟鷓鴣雀小鳥之類

又鷹稍大能搏雉兔鷲則大于鷹能擒鷓鴣大鳥鷲則又大于鷲能搏狐鹿羊豕鷹多生北地鷲則是處有

詳釋之○惟產邊境世人不辨或多混稱故

日出入行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

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當違天矯誣貴放心自然與津溟同科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又復入西海

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古一作其行終人

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

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

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

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莊子曰出于東方而入于西極說文隈水曲隈也六龍見蜀道難註莊子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

崔云終古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法苑珠林元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匈匈蒙蒙偃者為

地伏者為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生萬物之祖
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曆紀曰未有
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滓鴻濛滋分歲起攝提元
氣啓肇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
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呂向註四
怨落二語本此殷仲文詩四運雖鱗次呂向註四運
四時也廣雅曰御謂之義和淮南子百姓曼衍于荒
淫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蔓衍于荒淫之
波留連于是非之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
暮援戈而揮之非日為之反三舍郭璞詩愧無魯陽德
回日向三舍淮南子虺之誥驕誣上天賈誼過秦論囊
括四海之意淮南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
地之間也莊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
氣也張衡靈憲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然不可
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
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書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
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
黃○隈音近威汨音骨溟音茗滓音悻玄

胡無人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瑟調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
萬將軍兼領一作誰者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
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

風虎盡

畫一作

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

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

漢道昌

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周禮凡

會騎馬壯貌漢書武帝元光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

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漢書霍去病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

尉與輕勇騎八百直乘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

虜過當服虔註票姚疾音飄搖顏荀悅漢紀作票姚

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今讀者音飄

搖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嫖姚字者多從服

音不從顏說卽杜工部亦然不獨羽太白是詩矣上林

賦鸞繁弱滿白羽文穎註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

揚也漢書地理志兵四臨郡龍勒縣有玉門關之盛如

義括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晉昌縣西北一百八

統志玉門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八百里

破走月支開關在玉門關超在西域上願生入玉門

關卽此雲龍風蛇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

風雲龍虎鳥蛇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

故詭說入名于詩義未當後漢書永平十五年龍

從虎之文恐于詩義未當後漢書永平十五年龍

月乙丑太白入月將元大將晉書凡五星入月未

其野有逐相太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未

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

六頭摧敵之北太白山斯語其別有所據歟漢書昂曰

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

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今守四方起漢高祖歌詩大風

海內兮歸不達鄉安得猛士贊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

己足致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蘇子由見之必不

肯輕致不識理之謂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

笑已乎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後作蓋唐末五

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未後三句安知非此

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

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

死太白之占而蕭氏考唐書天志初未嘗有太白入

月之史而蕭氏考唐書天志初未嘗有太白入

之謀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文寶之

間為征討四夷是

而作庶幾近是

李太白全集卷三

中華書局聚

北風行

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雲
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日月作

及此不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

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

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

去遺此虎文金鞞鞞中有一蕭本雙白羽箭蜘蛛結

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

之已成一作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見一作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御燭以照太

陰蓋方曰千里視焉晷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在淮南

寒門志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西陽縣東南七十里

一寒門志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西陽縣東南七十里

字繁舉迤燕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岸然詩家用燕山

海直隸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長軒轅上故

也唐之幽州又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韓載當作韞
載爲是韻會韞載盛箭室子虛賦作步又北史突厥
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置後漢書朱浮傳
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韓音丙韞音
步數音差

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上一作

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

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

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繆本

作烜

赫大梁城縱死蕭本

作使

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

蕭本

作閣下白首太玄經莊子蓬頭突鬢垂冠纓胡之纓短

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鮑照

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鉤類頭少曲夢溪筆

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辛延

年詩銀鞍何煜燼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莊子臣之

危家矣公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而晉鄢聽大事善	兵符與公合符而生曰將不在外主令有姬而受盜便國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而西却秦	如姬必許諾則得符奪晉鄢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所殺如姬幸為公子泣公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	不聽公數請魏王及竊客辯士說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	公聽公數請魏王及竊客辯士說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	使人且止下晉鄢留軍壁鄴名為趙實持兩端以魏王望	暮人且止下晉鄢留軍壁鄴名為趙實持兩端以魏王望	晉鄢將十萬衆救趙平軍又使兵圍邯鄲魏王使將旦	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使兵圍邯鄲魏王使將旦	屠間耳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為上客	侯坐定公賓客皆驚于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	上坐定公賓客皆驚于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	之往請侯厚遺之不肯受公曰是乃置酒大會賓	隱士曰侯第也安釐王即位封公昭王信陵君魏有	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昭王信陵君魏有	宅起清風史記魏公子無忌者壯士張華輕薄篇三	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張華壯士張華輕薄篇三	也邱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張華輕薄篇三	擊輒殺之故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持	劍十步之故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市。公子俱至。鄆矯魏。王令代。晉鄆。晉鄆。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殺晉鄆。趙韻。會。晉鄆。進兵擊秦軍。秦軍解。遂救邯鄲。存。趙韻。會。晉鄆。威儀。貌又云。烜光。明也。詩。赫兮烜兮。註。宣著。貌。琦。按。後。漢書。張讓傳。有威。形。誼。赫。之。語。一。也。張。華。遊。俠。曲。生。垣。字。以。成。文。耳。字。雞。異。而。義。則。一。也。張。華。遊。俠。曲。生。可。愧。揚。雄。草。太。玄。經。及。校。書。天。祿。閣。詳。見。二。卷。註。○。邨。音。寒。

李太白文集卷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4482

